

风土记

仓廩记

舒飞廉

沿金神村的村道往东,三百余米,会在巨大的混凝土立交桥下面穿过汉十高速,再三百多米,又会经过窄窄的水泥隧道下钻长枕木黑石堆中的京广铁路。高速公路与铁路上的时空是压缩的,公共的,均匀的,立交桥上与铁道之侧的世界却有一点灯下黑的意味,远离城镇,草木葱茏,村道狭长,乡湾参差,地方感可能还要更强一些。旅客们在汉十线上自东徂西,京广线上南来北往,偶尔放下手机,窗边远眺,说不定就可以看到我头戴麦黄草帽,举着深蓝色的登山杖在村道中走路的身影,说不定,会有人想起聚斯金德的那篇《夏先生的故事》?

走到藕塘边的小亭,是一个十字路口,要么向东过隧道,要么向北去六张冈湾,要么向西去大路塘张湾,由大路塘张湾再向西,过小澗河上的革新桥,则是裤子塘张湾。天下第一姓嘛,玉皇大帝都姓张,读大学时同宿舍的张烈雨骄傲地向我讲。在这些取名颇为“顺其自然”的张姓村落里,我在大路塘张湾闲逛的次数最多。它一排一排的房子,脸朝东,背靠西,屋脊线自南游向北,所以穿过稻田、菜地,沿着笔直向西的村巷往村里走,会有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头的感觉。刚开始是村民们新建的楼房,按照最新样式乡村别墅的图纸建立起来,各色玻璃闪闪发光,映在朝阳下。一二层之后,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起来的水泥楼房,水磨石的灰褐楼面,二楼正面用马赛克拼出来“一九九〇年造”之类的美术字,阳台上用仙鹤纹样的水泥雕花装饰,栏杆上放着几盆长得不错的仙人掌,藕节似的。再往后,就是六七十年代的瓦屋,黑瓦白墙,青苔点点,山墙上还能辨认出“农业学大寨”“只生一个好”之类的标语。再往后,就是沿着小澗河堤展开的坟林,石碑历历,由坟堆中的村道走上堤,堤面水泥路上,有前几天中元节村民烧黄裱纸祭祖时,泼出来的窝窝灰痕。走过堤面,即可俯看小澗河在腿腿般密集的枫杨树下,清澈见底,蜿蜒西流,澗溪美,枫杨美,溪上五六座古桥,辙痕印刻,座座皆美。

所以这个村庄是靠着小澗河堤,一层一层向东生长出来的。空间井然有序,时间的关系也就可以了解。年轻的新婚夫妇,住在外层的别墅里,网线、自来水管穿行其中,只是主人平时在城镇工作,所以多半是关门闭户;中

年以上的父母则留在中间的水泥楼房,楼顶上则是收看免费频道的“电视锅”,一楼前面的空地围成红砖小院,狗坐猫伏,鸡鸭鹅在其中散步;后面的瓦屋,是祖父母们住的吧,门前开辟成几畦菜地,白菜萝卜空心菜,冬瓜南瓜娥眉豆,如果收拾得井井有条,说明老爹老妻身体与精神状态都蛮不错,逐月的养老金还领得着。他们的情形由堂屋门脸上的春联也看得出来。春联的颜色是红艳艳的,说明老主人他们越过了年关,人恋春风狗恋食,活着在。如果贴出来是白色,说明他们终究是没有挨过去年的酷暑与寒冬。黄色,已经去世第二年。绿色,第三年。到春联贴出来是黄色与绿色的时候,他们的瓦屋木门落锁,门前的菜地多半已经荒芜,蓬蒿草菜,蛛网迭迭,想走近堂屋门前的回廊下也就难了。“借问采薪者,此人皆焉如?”其实他们的归宿并不远,上一段写到,向西百十步,就是大路塘张湾的坟林地,足可听到莺啼燕语,风吹枫柳,溪水哗哗作响。

我最爱去看的,是村巷左边,村落最后一重。一幢瓦屋挺立在荒草繁树之中,瓦屋后面就是堤脚,由河堤至后墙之间,十余丈的空地长满了竹子,竹丛中,有一棵特别粗壮的栎树,已经不止合抱粗了,枝枝叶叶,胡子拉碴,长得张飞李逵、焦赞孟良、王朝马汉似的,神气活现地耸起在后园,将大半个屋顶笼罩在它的浓荫里。这样一百多年的大树在我们镇已经是罕见,汪家竹园堤上的两棵朴树,栎树塘晏家那棵大名鼎鼎的栎树,与大路塘张湾这一棵,大概是可以凑成“肖港四皓”,四个老树兄弟,开出一桌麻将,以它们身上的鸟雀为彩头,小赌怡情没问题。后园神荒如此,前庭也

好不到哪里去,仲秋晨风中,艾蒿萧条,已过人头,夹杂在其中的苍耳棵也不少,牵牛花的细藤从小灌木丛里绕出来,开出一串串蓝莹莹的喇叭花。但房子本身,却是完好的,瓦脊如龙,黑瓦鳞鳞,四面白墙并没有裂痕,正面两间厢房的窗子严丝合缝,玻璃也逃过了小孩子们的弹弓,没有打碎,中间堂屋木门由里面用门闩闩起,门上贴出的门神与春联虽则泛白,却并没有卷折破损。相比之下,隔壁的旧屋,它的老邻居屋顶豁然开洞,鸟雀布入的桑树与构树在房屋里长出来,各各拱把,再过几年,就会与草葺、藤蔓等藤蔓一道,将旧屋盘绕起来,草木樊笼中,“复得返自然”。是因为老栎树遮风挡雨,在延续着这幢瓦屋“本真”的存在?还是瓦屋的主人去世在三五年之内,犹自眷眷不已,明月夜,短松冈,暗中照拂着他们的故家?无论如何,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在这一丛草木之间,屋顶之下,门窗之后,也曾灯烛荧荧,灶中生火,食物馨香,有人生,有人死,欢笑于斯,歌哭于斯。

这幢精气神犹存的瓦屋的样式,与其他大别山西麓的民居大同小异,一样的明三暗六,两个厢房向前突出,窗户像山中装上的两只口袋,堂屋稍稍收缩,留出来一个长方形的门廊。六七十年代的时尚味,之前会是“一颗耳耳”一般的小四合院,独立的门廊,左右耳房,进门天井,天井后才是明三暗六、立柱木壁的正房。这间瓦屋算不上典型,主要是门廊比一般的砖房要宽一些,由滴水檐溜住下,还修有两根方形砖柱,亭亭直立,当年只有小学校与公社的房子,才去弄这么一点“苏修”建筑的余绪。应该是一位做过生产队长之类的老祖父吧,他拆掉曾祖

父们的小四合院,来完成他这代人起屋的责任的时候,兴冲冲加入了时代的符号。草葺与艾蒿尚未爬上红砖台阶,所以这个门廊还是空着的,门廊左首屋檐里,秋阳射来的地方,立着一架深黑褐色的谷仓,它在风雨、烈日、鸟雀、藤蔓的环绕中,像它头顶的瓦屋一样,还保持着某种完形。好像你上前抽开门闩,就可以进屋洒扫庭除,生火做饭,再转身推开仓门,就能哗哗哗,流水价放出去去年秋天晒干倒进去的稻谷。

我在各处村里闲逛,也常看见各种农作的旧物,分开米糠的风车,龙背长短短车水用的水车,各种石磨子,石碾,臼窝,铁犁头已经生锈的枣木犁,各式竹编的笕箕、筛子,大大小小的木桶,旧式的碗柜、衣柜、衣箱,这些已经被新生活淘汰掉的手工匠作,被村民们由新旧的居所里清理出来,堆在房前屋后。大家其实也不爱丢掉,或者一把火烧光,也不愿三瓜二枣几块钱交给收废品的人处理,就这么有意无意堆放着,好像要将样子变成一个露天农具博物馆一样。我也爱看的,具象的梵高的乡土小画一般,也有海德格尔挂在壁上的旧鞋子,将过去的生活去蔽敞开的遗意。但在我的印象里,看到这么完好的谷仓,在过去十余年乡间的漫游里,这还是第一座。这其实有一点奇怪,不是吗?

我家也有过瓦屋,有过谷仓。谷仓就立在堂屋左首的板壁前,又高又宽又厚,方头方脑,头顶已经快要擦到主梁,板材用的是砖头厚薄的杉木,再狡猾的老鼠,想在上面啃出洞,可能都得接力磨牙好几个月。谷仓立着的样子,有一点像“其”字,分为上下两层,又像一个“吕”字,“其”与“吕”中间的

空白,就像弥勒佛的肚子,足可以盛放我们家三亩七分稻田里,除掉公粮,收回的早季稻晚季稻的稻谷,以供我们家七口人一年所食。所谓“颗粒归仓”,是真的,承包责任制开始了,十月里,看着祖父父亲两个人,一前一后搭凳子,将曝晒爽的金黄稻谷倒进进仓口中,金灿灿,鼓攢攢,我们在旁边看着,心中是说不出的高兴,因为这标志着,一年的农事有了圆满的结尾。过年写春联,先是祖父执笔写,后来轮到父亲,再后来是祖父握着手教我写。“天地君亲师位”是写在堂屋里面神柜上的,向右角落上的鸡头上贴“鸡鸣成祥”,右边板壁上写着“童言无忌”,其实应贴在我们的脑门上,堂屋前的门脸上贴关公秦琼的门神,两边门框贴“春和景明”“国泰民安”之类的主联,外面窗下写“太公在此”,是在向那位无所不能,特别会钓鱼的老神仙致意,“开门大吉”“出方见喜”,再转到堂屋左边,将谷仓上的“五谷丰登”写好,我鬼画桃符写春联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。捉迷藏,可以钻厨房的草垛,床底,衣柜,睡柜,水缸,米缸,爬进楼板上,谷仓没有试过,也不太敢,它太高,仓口的七八块挡板很难卸下来。而且身为仓廩的“廩”,它好像真的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神气,它是所有木作器具中的家长,似乎要超过神龙般的水车、滴滴烛油的神柜与父母、祖父母的雕花床。

祖父之所以能教我写毛笔字,是因为他小时候读过私塾。二十岁前后,他去广西云南参军,是抗战老兵,在十万大山的山岭间骑自行车接电话线。抗战胜利翌年,他与邻村一位同伴挤在密闭的军车里北上,一个多月,中途下车回家,与我祖母成亲。这一中途的决定固然是开辟出来我

们一家七口的前景,但却并没有逃脱政治身份上的麻烦。我记得在小阁楼里,翻看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写的好几千字的申诉信。祖父接受父亲的“斗争”,有好几回,即是把关进谷仓里反省。这大概也是我们捉迷藏时不敢爬进谷仓的原因。2004年我们回乡将瓦屋改建成了楼房,祖父已在2002年以八十岁的耄耋寿龄去世。去世之前,家里按乡下的规则,已经为他备下了棺木。几乎能够确定,棺木就是由那座谷仓改制的。新世纪后,乡间的谷仓已经派不上用场,那么好的杉木,改成寿木再合适不过。像大路塘张湾最后一重瓦屋里的祖父父母,他们去世,留下完备的瓦屋,一百多年树龄的老栎树,厚重结实的谷仓,当然是罕见的。说不定,是因为他们活过了罕见的百岁遐龄,这个新世纪,已经全部是骨灰盒的世纪了。

祖父晚年也爱散步,他是晚饭后出门,所以会带上一根自己做的白木手杖,还有一个铝外壳的装两节一号电池的老年手电筒。那时候村里村外还是泥巴路,不好走,他常常套着旧雨鞋,穿一件灰褐色的外套,冬天的寒夜也会出门。村里其他老人不是这样的,只是最近才有饭后去水泥路面走路消食的习惯。所以秋冬节的晚上,星月夜,打着手电筒,穿着雨靴,举着木棍,独身一人,深一脚浅一脚在阡陌纵横的乡间土路上行走的祖父,比当下的我,更像那位西德的夏先生吧。

夏先生与祖父一样穿深色外套,胶皮鞋,光头,可能两个人都有幽闭恐怖症。这样的症候来自上世纪四十年代同一场战争,或沼泽或山岭,无问东西。

2022,09,20,孝感市农四村



瑞士艺术家阿洛伊斯·卡瑞吉特(Alois Carigiet),是获得“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”殊荣的第一人。他留给世界六部绘本,每一本都闪烁着雪的故事——即便在捕捉夏天光芒的《莉娜和小鸟》里,也有小姑娘莉娜攀上高高的雪峰,用雪冰一冰滚烫的额头。

在卡瑞吉特的画笔下,雪,不是通常儿童绘本里新年的装饰:衬托圣诞树的白茫茫背景,或糖果、礼物盒子尖上那一撮撮白糖。不,卡瑞吉特画里的雪,是奔放的,是不羁的,挟裹着大自然的召唤和挑战,为生命的倔强、勇敢、执着和智慧而放歌。

它充满了声音:峭壁之下狂风打着旋呼啸(《毛鲁斯去旅行》),雪橇划过笑声串串(《大雪》),游行队伍带来叮叮当当(《赶雪节的铃铛》),还有雪夜里小牧童轻柔呼吸(《毛鲁斯和他的羊》)。

也充满着味道:雪地里小女孩身上的干草香,小动物很远就能闻到;全家人整整齐齐,一起吃除了厚厚奶油的栗子蛋糕,分享那足以抚慰心灵的甜香;

甚至,白色的雪还变换着色彩:是羊圈里透出的温暖的橘色光晕;是一条条彩带随着雪橇飞扬;是太阳给整个世界镀上一层璀璨的金,洁白壮观的雪地上,一个鹁鹑里托着火一般热烈的红布包,上面的玻璃珠子闪闪发光。

卡瑞吉特的雪,是整个儿的世界,这个名字就叫“阿尔卑斯”。

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

卡瑞吉特和他的雪夜铜铃

张弘

盟IBBY创设,IBBY的总部即在瑞士(最初在苏黎世,现常设在巴塞尔)。所以人们不免会想,国际安徒生奖将首届插画家终身成就奖颁给卡瑞吉特,多多少少和他他是瑞士人有一点关系吧。可是,放眼国际安徒生奖创设60多年来的图画书发展,还真少有画家能像卡瑞吉特这样,生动传神地将自己家乡的精神气质传递给全世界的小读者。

我第一次认识卡瑞吉特,就是在国际安徒生奖50周年插画展上。第一眼,看到这个头枕牛铃酣然入梦的山里孩子,就喜欢上了(图①)。这幅画中,不仅有农家厚厚的草垫,简单线条勾勒的盆盆罐罐,每个小读者也想咬上一口的巨大的面包圈,还有饰以民族绣带、泛着温暖古铜色的大铃铛。将这幅小小的画置身于阿尔卑斯山下,风雪夜的场景里,一种踏实感便油然而生。小男孩平静的面容,微微扬起的嘴角,还给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,遥想他白天的种种历险和最后的

胜利。一想到明天他的大铃铛将出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,并且依照风俗大人们还会往大铃铛里塞满核桃、果干和小蛋糕,我们不禁要和小男孩一样梦里发出声音。

正是这样的孩子,诠释了大自然里自由的童年的模样,更是阿尔卑斯山中勇敢的童年的模样。卡瑞吉特的瑞士故事,是通过孩子来讲述的,也是靠孩子来成就的。乌斯利、莉娜、毛鲁斯……他们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一个风光旅游背后真实的、既美丽又残酷的阿尔卑斯,也塑造了此前图画书中罕见的山野孩童:他们“与草木、牛羊一起长大,没有复杂的心思,没有过度的庇护”(引自“信谊图画书”)。他们和大人一样辛勤劳作、勇敢历险,以坚强的毅力和无畏的勇气、不断增长智慧,在天地间在风雪中跋涉,终于找到成长的路。

起初,卡瑞吉特是为塞莉娜·施恩茨(Selina Chönz)的故事插图(图②),他把小小男孩的故事,安放在群山之下,太阳高高在上离得那么远,但也公允地照耀着旧旧的、绘着墙画的小房子。

小房子里走出的男孩乌斯利,穿着再朴素不过:妈妈亲自纺线织布做成的羊毛衣,爸爸钉的鞋子。可是画

家用有力的笔触勾勒出他坚定的轮廓线,又故意不好好涂色以展示他的活泼调皮,更别提让他头戴尖帽挺拔得像一座山峰,这一切都让乌斯利像一个小小男子汉。

卡瑞吉特画的乌斯利,确实是个正在拔节生长的男子汉:为得到大铃铛——属于男孩的荣誉,可以无惧阴暗的大森林,也不怕悬崖上摇摇晃晃的木板桥,立刻出发上山。他画的女孩子莉娜也是,裹紧外套、擦干眼泪,在呼啸的风雪里艰难跋涉,只为那飘扬的彩带。而小牧童毛鲁斯——卡瑞吉特独立创作图文的故事主角,当读到“他领着叔叔和玛莱娜沿着古老的小路,准备穿过白色的山崖。突然,他停了下来。哎呀,小路已经塌陷了。前面是深深的山谷!”,我的心也骤然悬了起来。

这些孩子的形象创作于1940-1950年间,世界被战火摧毁,也在战火中重生。走过黑暗的雪夜,跨过险峻的山谷的孩子也就更值得钦佩。创立于1956年的国际安徒生奖,最初只奖励文字作家,直到十年后即1966年才增设插画家奖,并把首届插画家奖颁给了卡瑞吉特。我想,这顶不同寻常的桂冠,正是要褒奖卡瑞吉特用精湛的绘画艺术,让全世界的大人和孩

子都看到孩童是“独立的人”,他们小小的身躯里充满了大自然的赋能,漫漫成长路上总有他们拨开风暴迷雾,深深踩下无限可能。

卡瑞吉特一生只出版了六部图画书(有资料说他的第七部图画书《KRICKEL》已完成了草图,遗憾终未能达成出版计划),每一本都值得反复阅读、细细欣赏。我个人特别喜欢他的《大雪》。翻开书,左页是文字叙述,右页是画面展现。左页在文字的上下,看似随意地“散落”着两三幅黑白的图画小品,好似画家一路追随故事小主人公而留下的速写或草稿。它们更是神奇的红线,将我们的视线从文字,从小图牵引向右侧整页的特写画面——那才是这场纸上戏剧的舞台中央,让人顿时眼前一亮。有时候,左页小小的人儿正向右页舞台中央奔去;有时候,左页的彩带、雪橇非常自然地融进了右页的画面(图③)。这样的童书真的是艺术品啊!

说到这里,是时候介绍一下卡瑞吉特本人的艺术成就了。他是瑞士国宝级艺术家、设计师,他的绘画和海报如今是炙手可热的藏品。了解了这个背景,我们再回头来看看他的图画书,每一幅插画都讲究景物造型、布局疏密和色彩的装饰,从线条到色彩都散发出一种哥特式风格的轻盈的美。每一幅,都是可以独立装裱的海报,更是一个个明亮的童话。

同时,他还在舞台设计领域颇有造诣,在32岁时还创办了一家歌舞表演公司。难怪他的图画书,无论是为施恩茨插画的还是自写自画的,都能让人感受到曼妙的山谷清音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,他的画并不讲究透视,而是采用了孩子们熟悉的平面构图手法,又精致地描摹细节,好像在为舞台布景。在《赶雪节的铃铛》里,卡瑞吉特用平面画法展示了乌斯利的家——那么可爱的美丽村屋:它有高低两扇紧挨着的拱门,高高大大的那扇是正门,另一扇矮矮的则通往半地下室。两门之间有一条长长的木头椅子,供

坐下换鞋,或者,只是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。好想倚在这样的长椅上等乌斯利回家啊!

是的,回家!卡瑞吉特的绘本,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“回家”,勇敢的孩子顶着狂风暴雨,回到充满蛋糕和羊奶香的温暖的家。

卡瑞吉特1902年生于瑞士格劳宾登州的小村特伦(Trun),一个食指浩繁的农家,在11个孩子中排行第七。在他9岁那年,父亲不得不背井离乡去城里谋生,全家也因此搬迁到州首府库尔(Chur)。那次搬家带给卡瑞吉特极大的冲击,由罗曼语区搬到德语区,从“山上男孩的天堂”到“城市窄巷中的阴暗公寓”,实在是天壤之别。

1939年,卡瑞吉特毅然放弃在苏黎世的鼎盛事业,搬回格劳宾登州的山区农舍,一门心思画他想画的山野。次年,以罗曼语创作的瑞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塞莉娜·施恩茨邀请卡瑞吉特为她所写的故事插图,卡瑞吉特几经犹豫,终于允诺(这或许也和他结了婚当上了爸爸有关系),他的成名之作《赶雪节的铃铛》于1945年出版。这以后,一发不可收,二人又合作出版了《大雪》《莉娜和小鸟》。同时,卡瑞吉特也尝试自写自画,创作了三部系列作品《毛鲁斯和他的羊》《毛鲁斯去旅行》《图巴克家的大树和小堡》。

他的作品不仅吸引了瑞士小读者,还在全球收获了知音。1992年在卡瑞吉特诞辰90周年之际,他的作品与日本画家安野光雅的一起在日本大阪、京都和横滨巡展。除了二人先后获得安徒生大奖(分别是1966年和1984年)这一共同点之外,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:安野光雅深受卡瑞吉特的影响,尤其是他的《旅之绘本》,以开阔的视野和细腻的笔触,带着孩子们走啊走,走过山水水,走进不同的风景和文化,探索更广大的世界。

在《旅之绘本》的最后一册瑞士篇中,安野光雅特别画了古老小镇施泰因(Stein am Rhein),那里家家户户外墙上都有壁画,饱经岁月风霜却不褪色的童话。这其中,正对着他所住酒店的就是卡瑞吉特的壁画作品。于是安野光雅把《赶雪节的铃铛》里的场景,也画进了他印象中的壁画小镇。

在一位艺术大师的作品中,读到另一位艺术大师,令我格外感慨。或许,大自然是热爱它的人们共同的故乡,那个大铃铛上就系着无数人回家的梦;或许,艺术对自然的颂赞,就是那一栋栋美丽又朴素的村屋,当许多的时髦的东西早已在垃圾堆里腐烂,那些最淳朴的热爱依然矗立在雪山脚下,安于本分,静候回家的人儿。

卡瑞吉特曾说:“我是为了孩子们作画……我别无他求,只期许我所散发出来的光芒,可以无远弗届地照亮所有的孩子,尤其是城市里的孩子。”这光芒,现在正在照亮我们手中的书,我们的眼,和我们的心。

